

一窺《流》中人物之心境

一 宇文叔叔之內在心靈糾葛與歸宿

壹、前言

《流》中不時可以看見作者以 1975 年為時代背景，娓娓道出那平凡卻再寫實不過的故事，隨著主角葉秋生的成長，緩緩地揭開了那段歷史糾葛的篇章。一切都從祖父葉尊麟撤退來台開始，攜著家眷與疑似同袍兄弟許二虎的兒子許宇文抵達台灣，一切似乎是如此的安穩而幸福；然而，隨著祖父遭到暗殺，原本平靜的生活掀起了陣陣漣漪。整起事件的真相再經過幾番冒險與調查後，已逐漸清晰明朗。一道無形的裂縫無情地劃過許宇文與葉家之間的橋樑，任誰也無法料想到，痛下毒手的人竟會是祖父的愛子—許宇文。¹

真相的大白除了令人驚奇，同時也使我不經好奇宇文叔叔的內在心靈，為何他要在 20 多年後才動手呢？真的如他所說，是為了能夠平安回到家鄉傳宗接代嗎？還是說其實他已經對葉家漸漸地產生出感情，所以遲遲無法動手呢？如果是這樣，宇文叔叔在殺害祖父前，是否仍然懷著恨意？是否仍打著算盤殲滅葉家一家人？更令我好奇的是他在整件事後，為何還持續航海回到台灣，探望葉家一家人，甚至是幫助秋生度過危機？是否宇文叔叔已與葉家產生了深厚的感情，而使他無法忘懷呢？

本文將從許多場景裡，探究宇文叔叔在《流》中的人物對話、行為，甚至是其工作在這關係上的微妙關聯，藉此揣測宇文叔叔的心理，了解其內在心靈在整個過程中的糾葛與最後的歸宿。

貳、與祖父的情誼—親人？仇人？

隨著祖父渡海來台，又經歷了好幾年的時光，究竟宇文叔叔與祖父的情感是什麼樣的關係呢？以下將分別從祖父和宇文叔叔的視角，窺探其中的情誼。

一、視之如心腹

文中可見祖父並不會因為宇文叔叔不是自己的親身兒子，而不加以照顧；實際上，祖父比任何人都更加愛護宇文叔叔。如文中所述：

祖父就喝著高粱酒，樂不可支說：「即使俺們爺兒倆沒有血緣關係，只有你

¹ 許宇文，本名王覺—王克強的兒子。其父於沙河莊慘遭祖父的殺害，後來被誤以為許二虎的兒子，而隨祖父來台。曾立下誓言要殺光葉家一家人。

才是俺真正的兒子。」²

「哪兒的話？三個孩子和四個孩子沒有差別，只是多擺了一副碗筷而已。」³

人家說酒後見真情，可見祖父對宇文叔叔的情感並不虛假，而是發自內心的喜歡；然而，為什麼祖父會如此地對待宇文叔叔呢？是因為同袍之情而使然嗎？還是有其他原因呢？我們可以從文中看到：

宇文叔叔打架不輸人，打從骨子裡反共產黨，而且重感情、講義氣，誰都知道祖父從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輕時的影子。⁴

這也難怪祖父會如此地愛護、器重宇文叔叔了，畢竟祖父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輕時的模樣。比起其他的兒女，宇文叔叔更像是他的兒子。此外，那血氣方剛的個性，更是拉近了他們倆之間的距離，使他們更像親人。

二、無可否認地「信賴」與「仇恨」

儘管祖父是如此地愛戴宇文叔叔，但究竟宇文叔叔對祖父的看法是如何呢？是仇恨？還是感恩？以下將從文中段落，分析宇文叔叔內心對祖父的看法。

船上數十名船員中，只有四人生還。我不知道其他三個人如何撿回一命，只知道在遭遇海盜的前一晚，宇文叔叔的印尼女朋友吵鬧說：「我看到了光，你千萬不能搭那條船。」叔叔向來對祖父的話深信不疑，立刻想到這必定是狐仙顯靈。⁵

「你爺爺把村民和我的家人活埋，再用腳把隆起的泥土踩平後離開了。我妹妹到死之前都緊緊抱著我媽。」⁶

由此可見宇文叔叔對祖父的複雜感受，感恩之餘又帶了仇恨。在看到狐火時，堅信祖父的話語，代表了他對祖父的依賴與信任；殺戮場景的鮮明印象象徵著他內心對祖父的怨懟，那無法抹滅的印記。他無法拋下對祖父的情感，同時又無法忽視祖父殺了他全家的事實，兩股勢力彼此撞擊，造就了他複雜的感

² 東山張良著，王蘊潔譯，《流》（臺北市：圓神，2016.06），頁 26。

³ 東山張良著，王蘊潔譯，《流》（臺北市：圓神，2016.06），頁 26。

⁴ 東山張良著，王蘊潔譯，《流》（臺北市：圓神，2016.06），頁 26。

⁵ 東山張良著，王蘊潔譯，《流》（臺北市：圓神，2016.06），頁 26。

⁶ 東山張良著，王蘊潔譯，《流》（臺北市：圓神，2016.06），頁 339。

情。

祖父對宇文叔叔而言，既是他小時侯唯一的依靠，也是毀滅他家庭的人，兩種衝突不時地撼動宇文叔叔的內心。是該感恩？還是該憤怒？殺害祖父時該抱著什麼樣的心情？沒有祖父的出現到底是好還是壞？沒有人能替宇文叔叔回答這個問題，一切的答案只能靠他自己去摸索！內心的猶豫、掙扎可見一斑。

參、 與葉家的羈絆—厭惡？珍惜？

究竟宇文叔叔對葉家的看法是如何呢？是視之為疣痣，恨不得將之殲滅殆盡？還是視之為寶玉，希望將之永存心靈之盒呢？以下將從文中的對話，推測宇文叔叔的想法。

一、 誓言與情感的對峙

當秋生在中國山東與宇文叔叔對峙時，宇文叔叔坦然地承認了一切所犯下的罪行。褪下宇文叔叔的身分，以王覺的心態、口吻敘述著那一段記憶：

「因為我想殺了葉尊麟全家，斬草除根。」⁷

「戰爭就是這麼一回事。但是黑子有什麼罪過嗎？黑子滿嘴都是泥土，死不瞑目。看到這一幕，我發誓要讓他們受同樣的苦。」⁸

叔叔停下腳步，轉頭看著我，「我去當船員，是因為想到當了船員，就可以回中國。先說喔，我並不是在等待期間漸漸對你們產生了感情。如果你特地來這裡是為了看到我流著眼淚後悔不已，不好意思，你白跑一趟了。」⁹

宇文叔叔對葉家的憤怒表露無遺，親眼目睹一切已讓他心中產生了難以抹滅的怨念，發誓要讓葉家以血還債；然而，在對話的過程中，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宇文叔叔極力地以理性、做作的語氣去回答所有的問題，或許是害怕那令人懊悔的殺人場景再度浮現心中，害怕自己會難過、懊悔，害怕會讓葉秋生同情自己，害怕自己的罪過無法得到救贖。因此才會以此種語氣，隱藏內心的脆弱，希望秋生給予自己重重的一擊，了卻此生的罪孽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其對殺害祖父一事備感後悔，且對葉家已毫無怨念；然而，此種轉折是從何開始的呢？從文中的對話，或許可以推得其原由：

⁷ 東山張良著，王蘊潔譯，《流》（臺北市：圓神，2016.06），頁 338。

⁸ 東山張良著，王蘊潔譯，《流》（臺北市：圓神，2016.06），頁 340。

⁹ 東山張良著，王蘊潔譯，《流》（臺北市：圓神，2016.06），頁 339。

秋生，你知道嗎？你爺爺把你們全家人的性命都擺在我面前，就好像菜市場的蔬菜一樣，好像在對我說，來吧，聽候你的發落。我知道即使他滿嘴大話，但內心其實為自己所做的是感到後悔。我終於恍然大悟，因為我殺他的時候，他幾乎沒有反抗，所以我決定不殺你們，甚至對殺了葉尊麟感到後悔，早知道應該讓他活著深受罪惡感的折磨。¹⁰

在看到珍藏在祖父那裡的照片後¹¹，宇文叔叔終於明白了一切的真相，原來祖父早就知道他並非兄弟許二虎的兒子，而是其刀下死者的兒子；然而，祖父卻依然愛護他，視之如心腹，如此的情操使宇文叔叔終於放下誓言，解脫那惱人的枷鎖，坦然地面對自己的內心、對葉家的情感。此外，在王覺的語氣中，宇文叔叔以反向、冷酷的方式隱藏著自己的心靈；然而，其中卻也透漏出自己的懊悔、自己的罪孽，與對一切的不捨。

二、 不容置疑的羈絆

在祖父死後，兒女在為了債務而傷透腦筋時，秋生的爸爸想起個會，挽救局勢。在這過程中，小梅姑姑說了這段話：

「也算我一份，」小梅姑姑說，「這是為了保住爸爸的店，宇文哥一定也願意出一份力。」¹²

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小梅姑姑仍確信宇文叔叔會趕回來幫忙，可見祖父和宇文叔叔間的關係，在別人眼中是多麼的緊密，竟能讓一個人毫不懷疑地相信宇文叔叔會回來救援。而宇文叔叔也在幾天後回到了家，縱使受了傷，仍然飛快地從遠洋跑回來，可見宇文叔叔對葉家的情感聯繫與重視。

三、 挺身保護家人—秋生

在小戰和秋生捲入黑道事件，而有生命危機時，是宇文叔叔及時挺救而出，冒著身命危險闖進敵方的大本營，而在這過程中丟下了一句話：

「千萬不准上來！」當我移開視線，叔叔再度叮嚀，「我不想再看到家人受到傷害。」¹³

¹⁰ 東山張良著，王蘊潔譯，《流》（臺北市：圓神，2016.06），頁 341。

¹¹ 此張照片為王克強一家人的合照。長年以來被祖父藏在櫃子裡，可見祖父早已知道一切事實的真相—宇文叔叔並非許二虎的兒子。

¹² 東山張良著，王蘊潔譯，《流》（臺北市：圓神，2016.06），頁 40。

¹³ 東山張良著，王蘊潔譯，《流》（臺北市：圓神，2016.06），頁 196。

此刻的宇文叔叔已很明顯地將秋生的生命放在第一順位，是何種的情意能做到這種地步？是親情！是那想保護家人的使命感。宇文叔叔縱使與葉家沒有血緣關係，仍然將葉家視為一家人，視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份。

曾經立下的誓言、那段相處過的回憶，彼此交織成複雜的心靈，盤踞在宇文叔叔的心中，既是仇人，也是親人，那是個無法逃避的問題；然而迫於自己曾許下的承諾，為了讓葉尊麟嘗嘗相同的痛苦，以血還債，宇文叔叔必定要忍著痛，拋棄所有的情感，將自己拉回王覺的身分暗殺祖父，期間內心的掙扎，實在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。

肆、 航海的選擇—逃逸？返家？

在交通不便的時代，航海成了可以往返各地的重要關鍵，到底宇文叔叔為什麼會選擇航海這個職業呢？以下將從文中了解其原因。

一、 出走，是為了回家

宇文叔叔會選擇航海的原因，似乎在《流》中已有直接相關聯的答案。

祖母不僅嘴巴不饒人，還會動手打人。心情惡劣的時候，經常拿藤條狠抽小孩，打小孩的方式毫無公平可言。而且祖母對兒女徹底偏心，分麵包時，其他孩子都吃麵包中間柔軟的部分，宇文叔叔只能吃麵包皮，也難怪他高中一畢業立刻離家，服完兩年兵役就直接去當了船員。¹⁴

任誰都難以忍受這種對待吧！選擇航海的確是一項可以逃離祖母的一個方法，但真的只有這樣而已嗎？會不會他早已在計謀犯案的逃走路線，為自己的生命鋪了一條後路呢？顯然的並不是這樣！如果單純是這樣的話，宇文叔叔不會在犯案後還回到台灣，他大可以一走了之，反正當時的交通那麼的不方便，誰也不可能找的到他。那他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呢？

二、 無法拋下的情感

在祖父遭到暗殺之後，宇文叔叔曾數次回到台灣來看望，這麼看來，航海似乎是他回憶往事的一種手段。

叔叔停下腳步，轉頭看著我，「我去當船員，是因為想到當了船員，就可以

¹⁴ 東山張良著，王蘊潔譯，《流》（臺北市：圓神，2016.06），頁 25、26。

回中國。先說喔，我並不是在等待期間漸漸對你們產生了感情。」¹⁵

在台灣的他端有著他原本的家人，而這裡似乎又有著他難以放下的情感，縱使他強烈的否認，也無法欺騙自己的內心，依據佛洛伊德的理論，當自己不想面對時，會選擇性地否認，以避免自己必須正視壓力。¹⁶他的內心既想回到大陸，又不忍拋下對葉家的一切回憶；總總的理由讓他選擇了航海，試圖在那之間找到他的平衡點，試圖平撫他內心的猶豫與不安。

或許宇文叔叔一開始曾因為想逃離葉家而選擇了航海，但事情並非那麼簡單，那是他內心在猶豫、惶恐的象徵。就是因為他無法放下任何一段感情，錯綜複雜的情感才會在他內心纏成一團，使他不知所措！對宇文叔叔而言，唯一的慰藉或許就是在海上航行的那段期間吧！

伍、一通電話－尋求幻滅的歸宿

在秋生發現祖父的屍體時，一通電話劃破了寂靜，無聲的言語傳遞著彼此的緊繃。

電話彼端傳來了沉默。「喂？喂？」我對著話筒發洩著憤怒和恐懼，「出、出事了……報警……趕快報警……幹！喂？聽不到嗎！喂？喂？」¹⁷

電話中不斷傳來壓抑的喘息聲¹⁸

事後更在與宇文叔叔對峙的過程中，有了這段對話：

「我還想問你一件事，」我說道，「你殺了爺爺那一天，是不是打電話到迪化街的店裡？」「……」「我發現爺爺屍體的時候，接到了一通電話，但沒有人說話，那是你吧？」¹⁹

從文句中，我們可以推敲那通電話的主人極有可能是宇文叔叔，而這通電話似乎也代表著他內心不盡地懊悔。如果不在乎的話，是絕對不會打那通電話的！就是因為無法忘懷，希望一切都只是假象，都是一場無理頭的夢，才會撥打那通電話，希望電話那頭傳來的聲音，能告訴他這一切都是假的，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，他仍然可以一如往常地回家，去看看祖父、去看看葉家一家人；然

¹⁵ 東山張良著，王蘊潔譯，《流》（臺北市：圓神，2016.06），頁 339。

¹⁶ 泛科學 2015/03/19|專欄精神心理|標籤：佛洛伊德自我防衛機制 踢貓效應

¹⁷ 東山張良著，王蘊潔譯，《流》（臺北市：圓神，2016.06），頁 31。

¹⁸ 東山張良著，王蘊潔譯，《流》（臺北市：圓神，2016.06），頁 32。

¹⁹ 東山張良著，王蘊潔譯，《流》（臺北市：圓神，2016.06），頁 341。

而，這一切終將不可能實現。

這有點類似《擂台旁邊》裡的一段話：「我真心希望摔角從頭到尾都是假的，因為這樣，死亡跟意外就可以不是真的。」對已發生的事實有所懷念、遺憾，才会有此盼望。²⁰可見宇文叔叔對此事是多麼的懊悔而難過，彷彿把自己的歸宿消滅殆盡，為的只是當初那段誓言，那無法遺忘的回憶。

事後宇文叔叔的內心顯得徬徨、恐懼，可見暗殺祖父對他而言並不是那麼一件簡單的事，他內心所承受的壓力，以使他無法分辨真實與虛幻，寄望著所有發生的一切都將只是一場夢，夢醒後什麼事都沒有發生；然而，事實總是殘酷的，他終將面對祖父的死亡、歸屬的幻滅，內心除了掙扎、糾葛，更是充滿了悔恨。龐大的黑暗壓垮著他，連呼吸都是那麼的倉促。

陸、 結論

綜合上述所論，宇文叔叔在傷害祖父前並沒有懷著任何的恨意，取而代之的是惶恐與不安，他無法忽視那 20 幾年來的相處，那一點一滴建構的回憶，絕不只是單純因為傳宗接代的問題而拖上好幾十年。他與葉家已產生深厚的感情，那已是他內心的歸宿，他再也無法再繼續背負曾許下的諾言。他內心的掙扎與糾葛，早已從他總總行徑顯現出來，其心靈早已被過多的感情所覆蓋，困惑於所做的一切，渴望一個真實的歸屬。

²⁰ 林育德著，《擂台旁邊》(麥田，2016.07)，頁 164。